

趙老太太深深看了趙瑀幾眼，緩緩說：「瑀兒，為著你最後的體面，為著你父母的名譽，自盡吧。」

她話音雖然溫和，但語氣斬釘截鐵毫無商量餘地。

趙瑀渾身的血液都沸騰起來，衝擊得腦子也有些眩暈，她四肢都在顫抖，一句話也說不出。

憑什麼？她並沒有錯，為什麼要她去死？憑什麼！趙瑀憤怒不已，嘴唇咬得發白，面孔繃得緊緊的。

顯而易見，這個面相溫婉的女子，有著自己的倔強和堅持。

鼻子一陣發澀，趙瑀強忍著沒哭，「我早該明白的，趙家的臉面全靠女子的貞節牌坊撐著。」

趙老太太登時大怒，恨不得立時叫人綁了趙瑀，但話到嘴邊又嚥了回去——她不願手上染血，更不願背上逼死孫女的惡名。

趙老太太面容慘澹，哀聲道：「瑀兒啊，你從假山上跌下的那一刻，你的命運已然註定了。」

必死的命運？她眼中出現與年紀不符的蒼涼，認命般地說：「孫女知道了。」

趙老太太抹去眼角的淚花，「好孩子，你終究沒枉費趙家對你的教導，終究沒辜負父母對你的養育之恩……」

「孫女還有個要求，」趙瑀打斷祖母的哀歎，異常平靜地說：「我不想欠著人情債去死，救我的那個小廝我要答謝他。」

趙老太太沒想到趙瑀會提出這麼個要求，撇著嘴猜測她有什麼打算，好半晌才沉吟道：「晉王府的奴僕謝是肯定要謝的，不然顯得咱家失了禮數——派個管事的去就行，你去見面算什麼，沒的丟人。」

「我總不能連救命恩人是誰都不知道，不然……你就強行送我上路吧。」趙老太太嘴角抽搐兩下，忽然一笑說道：「外頭的事我老婆子也不懂，叫你大哥出面料理便是。」

趙瑀沉默著，端端正正磕了三個頭，起身離去。

門嘎吱嘎吱開了，滿庭的陽光瞬間傾瀉進來，給她的身影鑲上一層耀眼的金邊，她的脊梁挺得筆直，邁過高高的門檻，緩慢又毫不猶豫地走進這絢爛的光芒當中。

趙老太太看著她的背影，有那麼一瞬間，懷疑自己的決定是否錯了，然而下一瞬她就否定了這點疑慮——一個名聲有損的嫡長女，無論多麼出色，對趙家都沒用了。

翌日傍晚，趙瑀拎了個小包袱，靜靜站在垂花門等著大哥來接她。

這是她在趙家最後的時光，沒人來送她。

趙圭走來，看見妹妹的穿戴微微皺了下眉頭。

趙瑀穿了淡藍白蓮紋印花交領長衫，白底繡蘭草馬面裙，頭上只簪著一根白玉珠簪，和一朵小小的粉色絨花，並不華麗的服飾，卻襯得她格外

清麗溫婉。

趙家節烈的女子須一身素衣才對，但趙圭想了想沒有說話，歎道：「馬車在外面，走吧。」

趙圭專撿著僻靜的道路走，一路上趙瑀只聽到車輪單調的轉動聲。

約莫半個時辰，馬車停下了，車外傳來嘈雜聲，趙瑀偷偷掀開車簾。

這是一條不寬的巷子，拐角處有四五個總角孩童在蹴鞠，呼啦啦跑來跑去；四五個婦人圍坐在一起，一邊擇菜一邊說笑，還有小販們挑著熱氣騰騰的擔子，尖著嗓子高聲叫賣。

真熱鬧，真好！

日頭漸已西斜，殷紅的光給天空染上溫暖的緋色，五彩繽紛的晚霞從西向東延伸開來，將這片屋舍樹木都籠罩在無與倫比瑰麗的華蓋中。

漫天霞光下，巷子盡頭走來一個男人。

他走路的姿勢很特別，晃晃蕩蕩，吊兒郎當，看上去鬆鬆垮垮的一個人，可他的腰杆是直的，明明是穿著小廝的短打衣著，卻絲毫不見謙卑怯懦。許是察覺到有人在看他，那人偏頭望了過來。

第一眼，趙瑀就覺得這人和以前見過的所有人都不一樣。

他嘴角向上微微翹著，不笑時也帶著幾分笑意，神情懶散，似乎對什麼事情都不在乎，那種漫不經心的味道和他俊美的容貌卻出奇的契合，說不出的叫人喜歡。

怔愣之下趙瑀忘了，這樣盯著人看是非常失禮的舉動，但他並沒有生氣，目光從趙瑀的臉上一掃而過，腳步沒停，從馬車前走過。

趙奎低聲呵斥妹妹，「放下車簾！」

趙瑀收回手，深藍色的簾子落下，再次將她隔絕在小小的車廂內。

「是他吧。」

「是……可妳怎麼知道？」

隔著車壁都能感到大哥的驚疑，趙瑀沒有答話，為什麼她也不知道，或許是對救命恩人本能的直覺。

車輪再次轉動起來，趙瑀知道，這是真的最後了，她看到手邊的小包袱——這是她多年積攢下來的體己。

她知道，一旦她死了，曾經寫過的字、畫過的畫，甚至衣裳舊物，都會被家裡燒得乾乾淨淨，徹底抹去她生活過的痕跡，只有這些黃白之物能留下。

與其留給他們，不如留給自己的恩人！

趙瑀拿起小包袱，做出了十五年來她最為大膽的決定——

「停車！」她高聲叫著，不等馬車停穩就直接從車上跳下來，不顧身後大哥的呼喊，她抱著小包袱向李誠跑去。

「李公子。」她輕輕喊了聲。

前面的人沒有停下。

「李公子請留步！」

他還是沒有回頭。

趙瑀忍不住大喊一聲，「李誠！」

他終是停住了，慢慢轉過身，「姑娘，妳找我？」

他的聲音低沉，帶著慵懶，卻十分的溫柔。

趙瑀氣喘了好一陣才稍稍平復，屈膝微蹲，「公子在上，請受……」

「不可！」李誠立即跳到一旁，不受趙瑀的禮，擺手道：「妳向我行禮不合適。」

趙瑀又是一愣，繼而回過神來，「你知道我是誰？」

李誠笑了，目中閃動著頑皮的光芒，「自然知道。」

那剛才怎麼一副陌生人的樣子？心中剛生出疑惑，趙瑀馬上明白他的用意，他是怕自己難堪，畢竟沒有什麼比裝作不認識更能保住自己的面子。

一股酸澀衝上鼻腔，趙瑀吸吸鼻子，悶聲說：「謝謝你救我。」

李誠搖頭說：「妳是王府的客人，我是王府的奴僕，出手相救是分內的事，不值當妳道謝。」他撓撓頭，又說：「姑娘，還有事嗎？我身上還擔著差事……」

後面腳步聲漸近，趙瑀知道大哥追來了，忙把小包袱往李誠懷裡一塞，「救命之恩不分尊卑，這些請你務必收下。」

不等李誠回應，趙瑀轉身就走。

趙奎沉著臉走到李誠面前，先是瞪了一眼妹妹的背影，接著一伸手，命令道：「拿來！」

李誠玩味一笑，拋了兩下手上的包袱，「敢問公子是誰？」

「明知故問！」趙奎很看不上他的散漫樣，下人就要有個下人樣，若是在他趙家，早賞一頓板子發賣出府了。「今科兩榜進士，趙家嫡長子趙奎——你聽明白了嗎？」

「原來是趙大進士，失敬失敬。」李誠嘻嘻笑著，拱手隨便行了個禮。

趙奎氣他不懂禮數，更恨他不把自己放在眼裡的態度，口氣越發生硬冰冷，「我妹妹給你的東西，拿來！」

李誠笑道：「原來公子也知道這是令妹給我的。」

趙奎臉上烏雲密佈，「你還嫌害得她不夠！這時候還給她安個『私相授受』的罪名？」

李誠微微一愣，似是不明白這句話的意思。

趙奎劈手奪過小包袱，冷哼道：「我趙家不是沒有禮數的人家，必會另備謝禮送到晉王府。」

李誠仍笑著，只是那笑容怎麼看怎麼譏諷，「我做事有自家主子賞罰，前日王爺已經賞過我，就不勞趙公子費心。告辭！」

他一拱手走了，趙奎站在原地氣了個七竅生煙。

太陽漸漸落山，天邊的晚霞好像一塊慢慢冷卻的紅鐵，變得又灰又暗，直至徹底失去光彩，融入深沉的夜幕中。

此時趙瑀迎窗而立，一雙大眼睛呆呆看著外面。

目之所及唯有灰暗高大的圍牆，陰森森死氣沉沉的，牆外露出高大繁茂的樹冠，好像一個巨大的人頭俯視著她，給她一種怪異的壓迫感。

老嫗捧來一個顏色剝落得東一塊西一塊的紅色木托盤，上面放著兩樣東西：匕首和白綾。

饒是心裡早有準備，趙瑀還是哆嗦了下。

夜色越發濃郁，萬物逐漸沉睡，偶爾傳來一兩聲蛙鳴，隨即陷入更深的死寂。

門窗都關死了，屋裡只剩趙瑀一個人，她幽靈一樣在昏暗欲滅的燭光下來回踱著，呆滯的目光最終停在木托盤上。

趙瑀的手從白綾上方移開，拿起了匕首。

她本以為死很容易，但當碰到匕首那一刻，才知道自己是多麼的怯弱。那把不起眼的利刃似有千斤重，趙瑀幾乎是用盡了全力才握住匕首，她不停顫抖著，極力抑制內心的恐懼，慢慢拿起匕首。

就這樣吧，自己走還體面些，若是讓婆子們硬送自己上路，才真真是玷污了自己，就這樣吧……

她雙手高舉起匕首，仰起頭，閃著寒芒的利刃正對著她修長優美的脖頸。一聲幽幽的歎息過後，她唇邊掛著淺淺的、無力的笑，輕輕閉上了眼睛。

「砰」一聲，窗子從外被擊碎，幾乎是同時，一個人影隨著四散的斷木殘屑箭一般衝入屋內。

等趙瑀反應過來的時候，匕首將將停在她脖頸前，紋絲不動，她甚至能感受到匕首的寒氣。

沒有白日間的笑意和懶散，此刻他神情十分嚴肅，甚至有點生氣。

「妳在幹什麼？」蒼白的手牢牢握住她手中的利刃，殷紅的血順著冰冷的刀尖流下，一滴一滴落在她的心頭。「撒手！」

趙瑀愣愣看著他，雙手根本不聽使喚。

李誠皺著眉頭，一點一點將匕首從她脖頸前拉開，又皺著眉頭，一根一根掰開她發白僵硬的手指。

「匡當」聲響匕首落在地上，驚醒了兀自癡望的趙瑀。

毫釐之間，生死之隔，再睜眼恍如隔世。

她渾身的氣力像一下子被抽乾了，雙膝一軟就往地上倒去。

李誠左手撐扶住她，把右手藏在身後。

這幾日趙瑀從未流過一滴淚，但是此刻她忍不住了，想起這幾日的淒苦、委屈，她雙手掩面，淚水從指縫間淌下，卻只壓抑著不肯放聲大哭。

李誠背著手，就站在旁邊看著她，既不上前勸慰，也不轉身離開。

哭夠了，趙瑀抹抹臉，嘶啞著嗓子說：「我給你包個手。」

「這點小傷不算什麼，回去我自己上點藥就行。」

趙瑀順手扯下桌上的白綾，不顧他的反對，仔仔細細給他包紮傷口，將他右手裹得像一個白白胖胖的粽子。

李誠默然看著，牙疼了好一會兒，決定忍了。

趙瑀見他身上的衣服都被汗濕透了，猜他必是一路急行，又是感動又是難過，「你是特意來找我？」

「嗯，今兒白天見過你哥，他說的話我聽著古怪，就去打聽了你家的事。」李誠嗤笑一聲，「真是百聞不如一見，趙家人竟逼著自個兒親骨肉去死，簡直是甘蔗地裡長草——荒唐！」

趙瑀卻說，「趙家門風家規如此，我身為趙氏女沒有辦法，只能從命。要怨，只能怨我自己的命不好。」

「命？」李誠滿臉的不以為然，反問道，「命是什麼？」

趙瑀愣了，不知怎麼說好，「命……命就是命啊，老天爺定的。」

「哈！」李誠霍地跳起來，翹著嘴角，似乎在笑，又似乎在譏諷，「老天爺？那就是個欺軟怕硬的王八蛋！」

他雙目灼然生光，緊盯著趙瑀的眼睛，發出一連串的質問，「你真的想死？你甘心嗎？你甘心認命嗎？」

你甘心嗎？

甘心認命，就這樣悄無聲息地死去……

趙家恨不得她這個「恥辱」從未有過，旁人最多唏噓幾句，轉頭就會談起時興的衣裳首飾。

一種前所未有的失落驟然而至，趙瑀絞心似的難過，她呆呆望著李誠，似是問他，又似是對自己說……我活著就是他們的累贅，我死了對誰都好。」

「他們？」李誠哼了一聲，扯著嘴角笑得有點不屑，「晉王府都沒趙家規矩重，芝麻大的事看得比天還大，一個個都是糊塗蛋！我就不明白了，他們這樣對你，你還替他們著想幹什麼？」

趙瑀苦笑道：「我沒的選擇。」

李誠暗歎口氣，半蹲下身，微微仰頭看著她，「我家主子曾說過一句話——死很容易，活著很難，但死了就什麼都沒了，只有活著才會有選擇的權力。」

趙瑀全身一震，彷彿有一道極亮極亮的光從腦海中劃過，原本深深埋藏在心底的火星瞬間被點燃，爆裂成無數火花——她不想死，她想活下去！

趙瑀輕聲說：「恩公說得很對，我記下了。」

李誠帶著幾分得意笑了，「王爺的話斷斷沒有錯的。」

他語氣誠懇不做作，顯見是個對主人十分忠誠且尊崇的手下，這樣的人往往最得器重。

李誠立起身，長長吁了口氣，方才的認真散了個乾淨，又恢復成那副漫不經心的懶散模樣。

他隔著窗子看了看天色，「好好的大姑娘尋什麼死？以後的日子長著呢！現在妳看著這困苦跟座山似的，等過去了回頭再看，不過就是個高點兒的門檻——抬腳一邁就過去了。」

這一番折騰下來，東方天空已泛起魚肚白，趙瑀柔聲說：「我想通了，恩公差事要緊，快回去吧。」

李誠嗯了一聲，長腿一抬踩在窗框上，剛要跳窗卻遲疑了下，回頭問道：「妳今後有什麼打算？」

趙瑀說：「打算……我也不知道，大不了鉸了頭髮當姑子去。」

「這怎麼行？」李誠轉身回來，「當姑子就是妳的選擇？破罐子破摔，妳還說妳想通了，這根本是沒想通啊！」

趙瑀低著頭，訕訕說：「趙家不容我，我又退親了……我不知道還有什麼出路。」

瞧著她眼中剛剛燃起的光芒又漸漸黯淡，李誠口氣軟下來，「說到底還是我的原因，如果救妳的是府裡的主子，妳家絕不是這個態度！嘖，我又有什麼錯……唉，我也脫不了干係，本來是救妳，卻讓妳遭罪，真是對不住妳。」

趙瑀長長的睫毛微顫，柔聲說：「恩公兩次相救，我結草銜環也難報你的恩情，你若再這麼說，叫我更無地自容了。」

面前的女子溫柔乖巧，卻偏偏被家人逼得走投無路！李誠感慨她的艱難，想安慰她，不知怎地一句諺諧幽默逗她開心的話也說不出來。

看著她明明柔弱卻不得不堅強的樣子，一股如血似氣的酸熱直衝頭頂，既像是對她的憐惜，又像是看見少時孤立無助的自己。腦袋一熱，李誠想也沒想脫口而出，「嫁我！」

嫁我！

這話好似平地一聲驚天雷，炸懵了趙瑀，她癡呆呆的看著李誠，半天沒回過神來。

李誠的耳根微微發紅，也知道自己唐突了，面上卻笑得十分痞氣，掩飾般說：「多大點兒事，值當妳愁成這樣？大不了當我媳婦兒，絕不叫人欺了妳去！」

見趙瑀仍舊沒反應，李誠有點洩氣，暗悔自己一時衝動讓人家為難，遂岔開話說：「或者我和主子討個賞，王妃也好郡主也好，請妳過府做客堵上那幫人的嘴。」

趙瑀剛從震驚中回過神來，又聽他方才的意思是請王府給自己做面子，她心裡明白，別看他嘴上說的輕巧，但他不過一個下人，再得主子器重，也不可能那麼簡單就能請得動主子，還不知要耗費他多少精力，搭上多少人情。

從沒有人對自己這麼好過！心頭一熱，趙瑀幾乎墜下淚來，忙低頭悄悄拭了，悄聲說：「好。」

「那成！做事趕早不趕晚，我這就回去向主子討個恩典……妳放心，我在王爺那裡還是有幾分臉面的，一準兒能討來請帖！妳只管等著聽信兒，千萬別想不開，趙家若再逼妳，妳就把王府搬出來，隨便編個謊把他們糊弄過去——反正我總能給妳圓上。」李誠說了一堆，最後連自己都覺得太過絮叨，遂笑道：「那我走了，記著，千萬別幹傻事——別浪費我救妳的心力。」

「等等！」趙瑀叫住他，「你誤會我的意思了。」

「啊？」

趙瑀鼓了幾次勁兒，才跟蚊子哼哼似地說：「我願意。」

「啊？」也幸虧李誠耳朵靈才聽清她說什麼，他愣了片刻，不確定似的反問道：「妳願意嫁我？」

趙瑀的聲音極輕卻極清晰，「我願意。」

李誠呼吸停滯了那麼一下，第三次問她，「妳確定？」

趙瑀點點頭，她確定。

但她心裡清楚得很，李誠娶她並不是因為多喜歡她。統共三次見面，她並不認為自己有多大的魅力讓李誠非她不可，她唯一能想到李誠娶自己的理由是，恩公俠義心腸不忍自己白白送命。

可是，她實在太想逃離趙家了！李誠於她，像絕境中的一抹曙光，是目前她唯一能抓住的機會。

趙瑀覺得自己真是個惡毒女子，為了自己活命白白占了人家的正妻之位，所以她便說：「承蒙恩公不棄，願為我提供庇身之處，蒲柳之姿不敢有所奢望，若哪日恩公有了心儀之人，或者厭煩了我，我定會自請下堂。」

李誠心思縝密，遇事總愛多想三分，這一想不要緊，卻誤會成趙瑀根本沒瞧上他！

說心裡不介意絕對是假的，但那絲不爽快來得快去得也快，他自己的身分自己知道，能有幾個大家小姐樂意嫁給個奴僕？

李誠就順著說：「救人救到底，擺渡到岸邊，妳放心就是。」

趙瑀屈膝給他行了個福禮。

這次李誠沒避開，他大笑起來，笑得肆無忌憚又張揚無比，他說：「這事兒就這麼定了！咱們好好讓他們瞧瞧，一個賣身為奴的下人、一個沒了名聲的小姐，如何走到讓他們仰著脖子也看不著的位置！」

趙瑀也跟著笑起來。

晨陽升起來，滿室光燦。

李誠趕回晉王府時，天光已是大亮。

還沒進到院子，老遠就聽見三爺咿咿呀呀地在吊嗓子。

三爺靖安郡王是晉王幼子，年紀和李誠差不多，聽戲、鬥雞、玩鳥籠子全是能掛上號的有本事，叫他真個兒的去辦差，立馬兩眼一翻躺床上裝病。晉王教訓了幾次也不見起色，到後來見他只是愛玩，卻並不胡鬧，便也隨他去了。

李誠進了院門，院中央的靖安郡王沒穿外袍，只著中衣，一手拿著紫砂小壺，一手叉腰，仰著脖子正在練聲，旁邊涼榻上坐著武陽郡主，手裡捧本書，眼睛卻在看她哥。

李誠忙上前給兩位小主子請安。

靖安郡王一見李誠就兩眼直放光，接過畫冊子隨手扔在一旁，興沖沖說道：「我正要找你，快把你鬥雞看家的本事給我交出來，我這次非要把定王叔贏了不可！」

真是想什麼來什麼，李誠心中暗喜，面上佯裝為難道：「三爺，不是小的不知好歹……小的還指望這手功夫掙老婆本兒，告訴了您，不出半日一準兒京城全都知道了，那小的靠什麼掙錢？」

「應呵，你小子還和我擺上架子了？」靖安郡王笑罵道，「昨日小爺我掐指一算，李誠的命定姻緣三年以後才到——你現在著什麼急？」

李誠樂了，「三爺您這次可算錯了，小的已經找著媳婦兒啦！」

靖安郡王聽他不似說謊，好奇心上來了，「哪個院子伺候的？」

「不是咱王府的人，是趙家的大小姐。」李誠老老實實回答。

靖安郡王呆了一瞬，而後不可抑制地大笑起來，指著李誠的鼻子說：「作夢了吧你！趙家雖然不是什麼世家名門，也是詩書傳家，人家正經的官家小姐，能嫁你？」

武陽卻不似三哥那般詫異，反而露出幾分了然的神色，「是從假山上跌下去的那個趙家大小姐吧。」

「是。」李誠便將這兩日發生的事情講了一遍，見小主子頗為唏噓，遂趁機說：「小的和趙家說了要去求親，但還是怕趙家對她不利，求三爺和郡主給小的一個恩典，讓趙家不敢隨便作踐她。」

「你倒會順杆上爬！」靖安郡王拿著扇子搖了兩下，「也罷，誰讓我瞧你順眼呢——你把你那副銅鉤雞爪套給我，我就替你教訓趙大人去。」

武陽笑道：「三哥你一插手準鬧得滿城風雨，雞飛狗跳，反而讓人家小姐更難堪。這樣，我叫奶嬪給趙大小姐送幾樣東西過去，趙家一看就應知道輕重。」

李誠聞言大喜，一疊聲道謝。

武陽又說：「你別忙著高興，眼下還有個棘手的事——建平姑姑指名要你！」

難道建平公主找王爺是為了這事？李誠聽了一愣，突然嬉皮笑臉道：「我

算哪根蔥，公主知道我是誰？郡主您別尋小的開心了。」

「我什麼時候說過玩笑話？賞荷宴上，建平姑姑看見你救人的矯健身姿，為你所動，才向父王討要你。」

李誠連連苦笑，「這可不成，小的還想替王爺辦差呢。伺候公主，嘿嘿，小的沒那個福分。」

武陽說：「父王正要重用你，我猜他肯定不會答應姑姑，原本這事兒過去也就過去了，但是你現在忽然要和趙大小姐成親……你若是姑姑，你會怎麼想？」

公主肯定會記恨趙瑀！李誠額上青筋跳了兩跳，想說什麼又咬牙忍下，只冷笑著沉默不語。

「真是難為你了，姑姑那人簡直就是個瘋婆子！」靖安郡王不無同情地看著李誠，「這事我可幫不上忙嘍，你還是早點和父王求求情吧。」

李誠答應了一聲，再三謝過兩位小主子，自去不提。

武陽郡主效率很高，不到晌午東西已送到趙家。

趙老太太剛聽說了趙瑀李誠之事，滔天怒火還沒來得及發作，晉王府的兩位管事嬤嬤就不請自來。

她們奉郡主之令，給趙大小姐送來幾味補藥。

趙老太太看著那些藥材陷入沉思，良久才歎道：「把瑀兒接回來吧。」

趙瑾不幹了，「祖母，不是說要嚴懲的嗎？您幹麼要放過她？那樣我們姊妹可沒臉出門了！」

「不是祖母說話不算數，你們看郡主這是什麼意思？」趙老太太指著藥材說：「當歸，分明就是讓瑀兒回來的意思。」

「大姊姊和郡主根本沒交情！」趙瑾不服氣說：「也就是王府客氣客氣——畢竟她是在王府出的事。」

趙老太太歎道：「我也不明白，但沒摸準郡主意思之前，還是先把人接回來，看看情況再說。」

趙奎想說是不是李誠請動了武陽郡主，可轉念一想又覺得荒唐，李誠本事再大，也是一個下人，怎麼可能請得動主子？再說郡主和小廝有來往，這也太有辱門風，不可能不可能！

他於是什麼也沒說。

日暮時分，趙瑀重新回到了趙家。

她依舊穿著離去時的那件淡藍白蓮紋交領長衫，只不過心口的位置多了數滴殷紅，星星點點，恰似盛開了一朵燦爛的夏花。

她的小院靜悄悄的，只有幾個守門的粗使婆子，榴花也不知去向。

趙瑀暗歎一聲，自己挽起袖子打了一盆水略做梳洗，換了衣裳出來時，母親已親自過來看她。

「老天爺終究可憐我兒！」王氏抱著女兒又哭又笑，看見她換下來的衣

裳，直呼晦氣，一疊聲喚人扔出去燒了。

趙瑀忙攔下，「別，我還有用。」

王氏不解，不過沒有追問，她更關心另一件事，「瑀兒你竟與郡主有交情，怎的不早說？平白受這遭罪。」

「原來我和王族權貴交好，祖母就可以無視家規從輕發落我。」趙瑀淡淡說著，臉上看不出什麼表情，「可惜讓你們失望了，我與武陽郡主沒有交情，之前賞荷宴上也只遠遠見了一面而已。」

「可是郡主給你送補藥了啊，否則你祖母怎肯把你接回來！」

趙瑀淺淺一笑，「母親，這不是我的面子，是李誠的面子。」

「李誠？」王氏呆滯片刻，忽尖叫起來，「就是那個妄想娶你的小廝？」連疼愛自己的母親都是這個反應，趙瑀心中陡地一沉，迅速看了一眼母親又馬上垂下眼瞼，「是他，我、我是願意的。」

「你說什麼——」王氏的聲音又拔高幾度，「你瘋了不成，他怎麼配得上你？」

「他配得上！」趙瑀一下子抬起頭來，剎那間，她雙眸炯然生光，一掃之前的怯弱，「我雖只與他見過三面，但他是個頂天立地的君子！為了救我，他敢和趙家對著幹，費盡心思給我做面子。母親，如今還有誰肯為我做到這一步？」

王氏啞然，半晌才說：「母親是心疼你，先不說你祖母那裡答應不答應，就算這門親事成了，你以後也肯定會受苦，光是別人異樣的目光你就受不了。」

「我不怕，再苦也比死了強。」

王氏斟酌了會兒，悄聲說：「不然母親去找找溫家，讓他們再來提親？母親看得出來，溫公子對你是有情意的。」

趙瑀搖頭道：「不可能的，溫家已經退還我的庚帖，斷沒有退親後再娶的道理，母親也別提溫公子了，如果溫家在意他的想法，又怎會同意退親？」

王氏的眼淚撲簌簌落下來，捂著嘴哭道：「我的兒啊，你好命苦啊！」

「我不苦。」趙瑀再一次勸說母親，「我是真心想嫁給李誠的，母親，您再疼疼我，李誠來提親，您務必要答應。」

王氏點點頭，「就怕你祖母……唉，母親盡力勸勸她老人家。」

夜色漸深，王氏還要伺候老太太安寢，囑咐了幾句便離去，趙瑀也準備歇息時，榴花卻出現了。

她滿臉淚水，一見趙瑀就「撲通」跪倒在地，「小姐啊，奴婢總算見到您了，這兩日奴婢跑斷了腿說破了嘴，終於找到法子救您，您不用嫁給一個奴僕啦！」

夜風拂過梧桐樹梢，發出颯颯的聲響，趙瑀靜靜看著她。

榴花在她的注視下顯得有點不自然，「小姐，奴婢這兩天是沒在您身邊

伺候，可奴婢絕不是背主另攀高枝兒的人。」她自顧自爬起來到門外探頭看看，關好門窗回身神神祕祕說：「小姐，您猜奴婢這兩天幹什麼去了？」

「不想猜。」趙瑀直截了當答道。

榴花被噎得一愣，覩著趙瑀的臉色說道：「您別誤會奴婢，整個趙家也只有奴婢一心一意為您著想。奴婢可是幹了件大事——奴婢去溫家啦！」

趙瑀詫異極了，「妳去溫家幹什麼？」

「自然是為了您的親事。」榴花邀功似的說：「奴婢偷偷找到了溫公子院子裡的丫鬟，她說溫公子一直在外求學，溫家根本沒把您的事告訴他，也就是說，他根本不知道退親的事。」

「他知道不知道又能怎樣？溫家已然退親。」

「這就是奴婢的手段了，」榴花得意洋洋說：「奴婢軟磨硬泡，總算得知了溫公子的下落。小姐您給他寫信求助，憑他對您的情意，肯定會回來再次提親。」

這是今晚第二次聽人說他對自己有情意。

溫鈞竹，趙瑀腦海中浮現一位英英玉立的公子，清瘦、沉穩，帶著讀書人特有的清高淡泊，之前在兩家的安排下他們見過一面，而他看向自己的目光自始至終都是淡然的。

趙瑀並不認為他喜歡自己，所以說道：「此話不要再提，他今後還要娶親，壞了人家的名聲不好。」

「奴婢沒胡說！」榴花急得直跺腳，「奴婢都和溫家的丫鬟打聽了，本來溫家沒看上咱們家，奈何溫公子願意，這親事是溫公子親自向相國夫人求來的——他就是喜歡您吶！」

竟有此事？趙瑀驚愕到幾乎說不出話來。

詭異的寂靜中，伴著松濤一樣的聲音，映在窗戶紙上的樹影一陣劇烈地搖動，只是兩人都沒注意。

榴花緊張地盯著自家小姐，卻聽她說道：「我已經答應嫁給李誠，他是我的恩人，我不能背信棄義，這話不要講了。」

小姐真是榆木疙瘩不開竅！榴花心下氣惱，勉強擠出一副笑模樣，苦勸道：「當時情勢所逼，不得已而為之，咱們把情況和他說明白了，如果他真的是正人君子，就絕不會乘人之危硬要您嫁給他。」

看趙瑀仍舊搖頭，榴花語氣越發暴躁，「小姐您好好想想，一個相府嫡長子，一個王府的小廝，是個明白人都知道怎麼選！若您不方便寫信，就給奴婢一個信物，奴婢不怕受累，定會找到溫公子把東西交給他。」

趙瑀卻說：「沒有李誠我活不到現在，我不能讓他陷入兩難的境地，此事休要再提。」

榴花忍不住了，發急嚷道：「我的傻小姐誒，救命之恩一定要以身相許

嗎？等溫公子回來，幾百兩上千兩，多給姓李的一些銀兩也就是了！」

「妳說得輕巧，可親事都退了，溫家不會再來提親。」

「就是給溫公子當妾也比嫁給個小廝強！」

趙瑀的臉色猛然沉下來。

榴花馬上反應過來自己說錯話了，結結巴巴辯解道：「奴、奴婢是說……正妻自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可是……侍妾卻不用，溫公子自己就能做主。」

自己的丫鬟勸自己做妾……榴花跟了自己八年，趙瑀忽然發現自己原來並不瞭解她，「妳是說，如果溫家不願意再結親，我就去給溫鈞竹當小妾？」

她語氣溫和，榴花以為她心動了，「就是這個意思，您別以為當妾是多丟人的事，好歹是半個主子——怎麼也比當奴僕之妻強啊！況且溫公子喜歡您，定會倍加呵護，就算以後有了正妻她也不敢對您怎樣。說不定溫公子怕您受委屈，抬了平妻貴妾也可能啊！」

趙瑀笑了，口氣溫良，說的話卻帶著冷意，「我覺得下人們不容易，所以對你們一向寬和，不想卻縱得妳忘記了尊卑。我幾次說了不要再提溫家的親事，妳卻再三違背我的話，只怕早已忘了自己的本分！」

榴花心中一驚，小姐這是鐵了心要嫁給李誠，李誠有什麼好，怎麼比得上溫公子！

榴花立即委屈地哭道：「小姐您真傷透奴婢的心了，奴婢是一心為您打算啊！」

「是為妳自己打算吧？妳的心思我大概也知曉幾分，我不會帶著妳出嫁。趕明兒我就回稟母親，讓妳去別的院子當差。」

榴花仍不死心，發狠說了一句，「小姐，您仔細想想，若您嫁給一個小廝，您就是奴僕的身分，和我們這些下人也沒什麼兩樣了，可若是嫁給溫公子，您還有翻身的機會！」

趙瑀背過身去不理她。

榴花見趙瑀不為所動，心下無法，只能暗自咬牙，恨恨離去。

她這麼一鬧騰，趙瑀沒了睡意，枯坐一會兒，只覺屋裡悶熱難耐，這時聽見窗外樹葉嘩啦啦地亂響，便推開窗子過過風。

微涼的夜風帶著梧桐花素雅的香氣撲面而來，趙瑀精神為之一振，胸中濁氣一掃而光，但覺乍然出了悶籠般的輕鬆，可下一刻她便瞪大了眼睛。

「李……」趙瑀捂住了嘴，將「誠」字生生嚥了回去。

梧桐樹上單腿盤膝坐著一人，嘴裡叼著一朵梧桐花，他沒想到趙瑀會突然打開窗子，怔愣之下，口中的梧桐花飄然落地。

今晚晴朗無雲，一輪皎潔的圓月懸在樹梢，銀色的清輝從天際撒落下來，照得一串串淡紫色的梧桐花似乎都在閃著銀光。

他就坐在花間，披著月色，一瞬不瞬看著她。

「你怎麼來了？」

「來看看妳。」

趙瑀只覺臉上發熱，拿起團扇不自然地搗了幾下，「快回去吧，讓人看見不好。」

李誠笑了下，不知怎的，趙瑀覺得他的笑看上去泛著苦澀。

他折下一串梧桐花，翻身輕輕落在窗前，伸手遞過來，「要嗎？」

趙瑀接了，「你幾時來的？」

方才和榴花的對話也不知道他聽到沒有，又聽了多少，趙瑀猶豫是不是要和他解釋一下，卻聽李誠說：「剛到。」

解釋的話就說不出口了，趙瑀訕訕笑道：「我挺好的，白日你還要當差，早些回去休息吧。」

她兩次讓他回去，李誠不好再賴著不走，一個燕子穿雲，無聲無息消失在夜色之中。

趙瑀怔怔發了會兒呆，躺在涼榻上許久許久才矇矓睡去。

風動樹搖，不知什麼時候李誠又藏身在梧桐樹上，他一手墊在腦後仰靠樹榦，一手捏著梧桐花，翹著二郎腿，有一眼沒一眼看著下面趙瑀的窗子。

其實他早就來了，恰好聽到榴花說溫家公子對趙瑀餘情未了之事。

趙瑀有人可以依靠，他其實應該高興，可為什麼他會覺得不大舒服？

說不清心裡是什麼滋味，他登時就走了，隨後又覺得應該把話問清楚，繞了一圈回來，再見到趙瑀，他卻不知道該怎麼開口。

李誠自嘲一笑，原來自己也是個婆婆媽媽的人！

冰盤似的圓月亮極了，如水的月光穿過枝葉，照在李誠心上，穿過碧紗窗，照在趙瑀身上。

趙瑀這一夜睡得很安穩，第二天日上三竿才醒來。

她鬆鬆挽起頭髮，趿著鞋走到窗前，梧桐樹葉在陽光的照射下綠寶石一樣晶瑩光彩，夏蟬長一聲短一聲叫著，除此之外靜寂得沒有一點人聲。

一種悵然若失的感覺襲上心頭，趙瑀倚窗看著梧桐樹，不知不覺癡了。

她把那件滴血的舊衣找來，將心口那塊布料剪下，專心做起了針線。

桌上的甜白瓷梅瓶中，是一枝梧桐花。

灑掃的小丫頭們看了，一個個捂嘴偷笑，說大小姐真是做好準備當婆子了，花瓶裡竟是粗俗不值錢的爛梧桐花！

李誠此時也盯著梧桐發呆，原來楓晚亭外面不只有楓樹，還有梧桐樹，他怎麼以前就沒發現過！

「李頭兒，王爺叫你進去。」

李誠忙走進書房，上前俯身跪倒請安。

「嗯，起來吧。」晉王端坐在書案後，大熱的天還是冠袍整齊，四十左右的樣子，白淨臉，兩道一字眉像是用濃墨畫出來的，只眉梢向上挑，

透著久居上位的威壓和冷峻。

他指著桌上的一碗冰鎮酥酪說：「賞你了。」

李誠謝過，也不拘謹，端起來吃了個乾淨。

晉王看他吃得痛快，遂笑道：「喜歡再讓廚下給你多做點——出了京城可不能常吃了。」

李誠頓時來了精神，「王爺，這趟還是山東嗎？小的非把那幫響馬的老窩給燒了！」

「不是……李誠，我想把你放出去。」

「放出去？」李誠先是一驚，緊接著心裡生出一個念頭，「王爺，您要給我放籍？」

「嗯，我想把你放到南直隸那邊當個縣丞。你大概聽到些風聲，建平想讓你去她公主府當差——我花大力氣栽培你不是讓你給她當面首的！」
晉王擰著眉頭說：「就怕她又找父皇撒潑，索性把你弄得遠遠的，她看不到你，慢慢心思也就歇了。」

李誠笑嘻嘻道：「喲，小的因禍得福，這可解了我的大難題了！謝謝公主。」

晉王一下子聽出來了，「什麼大難題？」

李誠把來龍去脈詳盡說了，苦笑說：「王爺，小的有錯，不該借著王府和小主子的勢壓趙家，可小的實在沒辦法，總不能眼看著她送命。」

晉王愕然，「你倒是膽子大，如果我沒給你放籍，你怎麼娶她？」

李誠笑道：「所以王爺就是我的貴人，您當初從人市上救了我的命，現在又從趙家救了她的命，這恩情小的絕不會忘了的。」說到最後，他沒了笑容，低下頭抹了抹眼睛。

想起昔日舊事，晉王也不勝感慨，拍拍李誠的肩膀，「好好幹，別辜負我對你的期望。」

「說起來趙家家規也的確太過苛刻，皇上鼓勵寡婦再嫁，他家卻動不動就要女子殉節，哼！」晉王也瞧不上趙家的做派，「本王再給你個恩典，也不要什麼縣丞了，就是七品縣令，你也體面些。你別急著謝恩，我還有差事交給你辦！」

李誠面色一肅，躬身應了下來，又聽不日啟程，不禁犯了難，「王爺，小的剛要提親，能不能成了親帶著媳婦兒走？」

晉王大手一揮，「差事要緊，你快點成親，趕緊帶著你娘子上任去！」